

●清流漫谈●

# 官塘鱼煮饭

□贾鸿彬

刚开始，鱼煮饭是粗糙的。因为冬天在外野炊，只有一口大锅，又要保温，饭菜无法分开，只能一锅烩，就滥觞了鱼煮饭。

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前期，大雪一过，20出头的张立军就跟着生产队长下湖了。湖是高塘湖，位于淮河南岸，介凤阳、长丰、定远和淮南市之间，50平方公里的水面，风阳拥有四分之一。横在湖边的村落是官塘镇的崔李村，靠水吃水，每到冬寒腊月时节，村里都要组织生产队社员下湖捕鱼。摇着四条无帆的木船，在1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游弋，寻找鱼群。

冬季来临前，由于水文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水温下降，鱼类的活动能力减低。为了保证在寒冷的季节有适宜的栖息条件，鱼类会向适温水域作集群性移动。这是越冬洄游。渔民们每每瞄准鱼类越冬洄游，张网捕鱼。

找到有洄游鱼群的水面，下网。几条船按照队长的指令，拖着网，围成一个大圆圈，将鱼群围住。大家一边收缩网圈，一边呐喊、击打船桨，让在水底猫冬的鱼浮上来，不到中午就会有不少收获。太阳快上正天时，网圈变小，张立军摇着的船可以解放出来。他从

新捕的鱼中挑选一条螺丝混子——若是没有大的，就多拿几条——摇着船，划向最近的岸。青鱼和草鱼，皖东人皆称为混子，青鱼因为在水底经常吃螺丝，因而被称为螺丝混子。它浑身滚圆，肉质鲜美肥腻，烧成块，肉厚厚的，吃起来特别过瘾。

靠岸，张立军锚住船，在船头将混子刮鳞破腹洗净，剁成段子，放好。又将从家里带来的米倒进筛箕淘净。若有白菜、萝卜一类蔬菜，也一同洗净。上岸，找一高坎，最好是背风向阳处。在坎上掏出一个灶洞，将船上的一大铁锅搬下，垛在灶洞上。柴多是就地取材，野地里的枯枝杂草，附近农家的麦秸或是秫秫秸，能生火的都行。火燃起来，锅烧热了，多少是要放些油的。猪油是最好的。没有，就放些菜籽油。再不然，棉籽油也行。油烧热了，将剥好的鱼段子倒入，猛烧。咸鱼淡肉，盐是万万少不了的。盐只要放适当了，鱼味就会好。其他的，有葱姜，放些葱姜，没有，就不放。鱼嘛干滚，吃起来正好！等第一遍烧开后，揭开锅，用锅铲抄一下底，防止结锅，然后就是小火慢炖。

待湖畔飘满鱼香，鱼肉都炖碎了，张立军用筷子将锅里的鱼骨头和大鱼刺捞起，扔到一边。鱼刺捞得越多越好，最好是一根不剩，这才把米倒入锅中。用锅铲把鱼肉汤和米搅匀，盖好锅盖，就一个劲地烧火了。冬天的湖畔寒风凛冽，热气散得很快，按照家中平常煮饭的方法，煮出来的饭会夹生。经过好几遍摸索，张立军煮饭前把鱼肉汤水量加大一半，灶下不断火，让水蒸气一直不停升腾。最终米粒在鱼汤中绽开，米香四溢，鱼煮饭就好了，而且锅巴很厚，焦黄焦黄的。张立军掏出怀中的一块红布，冲湖面上挥舞几下，湖里网鱼的人就会分批上岸，狼吞虎咽果腹。

当年的鱼煮饭是迫不得已之作，但吃过的人却一直难忘。后来张立军不停地改进技艺，自己配制了调料包。调料包是按比例配制的各种烹饪佐料，是张立军多年经验的结晶。煮饭时调料包就放在锅中，直到饭熟才拿出，鲜美滋味尽入其中。而饭中仅有鱼和米，清清爽爽，佐料杂质一毫不见，这作法又别具一格。调料包的配方如同符离集烧鸡的卤汤、可口可乐的秘方，只能是由核心层人

士掌握的。

进入新世纪，高塘湖畔农家乐逐渐风行，亲朋好友们一鼓动，张立军将自己家房子稍加装修，开起了农家乐，专门经营鱼煮饭。他每天买的都是高塘湖刚出水的螺丝混子，佐以当地油坊榨出新鲜的豆油，米选高塘湖畔农田中的当年鲜米，再加上独特的调料包，鱼煮饭女大十八变，从粗粝村姑出落成风情少女，亮眼高塘湖畔。张立军还将煮熟的饭特制成酥脆的锅巴——这种土锅灶炕出的锅巴，现在就是农村的普通人家，也难以吃到了。它和饭一起上桌，能勾起几代人的记忆，更能激起食客的食欲。先是凤阳，蚌埠食客纷至沓来，接着滁州、合肥食客也慕名而来。官塘镇的高速公路道口开通后，南京、上海的食客也络绎不绝。

遗憾的是，张立军已经于辛丑年底病世。不过，他早已将手艺传给了四个儿女。如今，他的老伴崔怀兰带着张崔霞、张松、张二松、张二芳姐弟四人一起经营鱼煮饭。他们就经营“张立军鱼煮饭”这一块牌子，全国独一无二。

●让泉诗韵●

## 国士赋

□宋成忠

南国小满现谷秧，陌上农夫收种忙。晴天霹雳巨星落，良种之父去远方。矢志大地丰收梦，禾下凉凉无饥荒。隆平高科功济世，全球遍地稻花香。

## 童年(外一章)

□方华

鲜艳、芳香、轻盈，这样的梦是那小甲虫的。他稚嫩、弱小，在一朵花里而安放睡眠，或者是一朵花让他安放睡眠。

一缕芳香的空间对于他已经是很大了，他可以展开小小的梦想，在一粒一粒的花粉间，细数无忧的时光。

阳光很好(从来就没有阴霾的日子吧)，花瓣和香馨营造的天堂里，蜜蜂们在合唱。一只蝴蝶被风追赶着，进了梦乡。

那朵盛开的花儿像一双合拢的手。它一点点、一点点地打开，好让那个童年醒来后，记住爱的色彩。

## 童话

一把小藤椅，还在那片青青的草地上。穿百褶裙的小女孩，一直守望童年。蜷伏在腿上的小花猫，还沉迷在仙女的咒语里。风车在小精灵的手中，转动七彩的梦想。

一柄小红伞，撑开了一片红艳艳的天。长大的欲望，像风拂起的柳条。枝头上百灵鸟叽叽喳喳，说出了嫩芽一样的心事。小王子嘻嘻哈哈，骑着一把扫帚降临。

古老的城堡里，有几只蟋蟀在弹奏古琴。简简单单的迷宮，转不出童年的欢快。一个星期变成七个小矮人，围坐在身边跳舞。那个勇敢的男孩，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垂钓神话。

棉花糖一样的童年，入口绵软化作一丝难忘的回味。白云一般轻飘的童年，被一只云雀牵上了蓝天。时光这条飞毯，会把多少苍老的岁月，载回童年。

●灵漱微言●

## 一毛钱的电影

□成祖耀

不知从哪天开始起，小区门口每日清晨有了叫卖鲜花声。“卖花了，新鲜的蔷薇，还有红月季……”，那是一位年龄不大的农家姑娘。

我每天清晨出门锻炼身体，经过小姑娘卖花摊位时，总会走近鲜花欣赏一会再走，偶尔也会买上一盆回家新鲜一阵子。

这位卖花姑娘不张扬的叫卖声，有点怯生生的。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起一个美好的电影画面来，那是曾经流行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朝鲜电影，似乎又见《卖花姑娘》里的主人公花妮的叫卖声。电影里卖花姑娘花妮颤微微的叫卖声：“卖花哦，新鲜的蔷薇，还有金达莱……”此时此景，让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回到了四十七年前看《卖花姑娘》电影时的火热场面。

那年初夏的一个周末下午，上小学四年级的我，闹着问父母要了一毛钱，跟随几位本家的哥哥姐姐，步行十多公里土路到当时的区政府所在地去看电影《卖花姑娘》。在文化生活极其单调的那个年代，农村孩子能看上一场电影也是一件快乐的事。当时，只是听看过的哥哥姐姐们说很好看，我就想去看看热闹。

到了那个“电影院”，先伸头参观了一下，其实是一个收购烟叶的大仓临时改造的，大窗户上全部蒙上厚厚的麻袋遮挡了亮光，用砖头水泥制成的简易座位，一排排用红笔写的座位号显得醒目。售票的小窗户前黑压压挤成一片，都想争着买票早早入场。“一毛钱一张票”，外边维持秩序的人大声喊着。这是我们早知道的票价，一位本家大哥哥把大家的购票钱凑起来，挤过去统一买了几张，分给大家拿好，在附近溜达溜达不跑远，等待着上一场结束，期待着下一场的到来，循环放映，就这样一场接一场地放着。

那时不懂什么叫苦情戏。现在看来，《卖花姑娘》花妮一家悲惨的命运让人看了心酸；抗争的哥哥，懂事的妹妹，奸诈可恶的地主老财，这确实是一部悲惨剧。那首主题曲的旋律，凄婉

动人。“金达莱花开，永远开在我的山岗，妈妈盼我快快回家，雨水淋湿了衣裳……”。这样的歌声，在那样闭塞的岁月里，每每响起，不禁令人潸然泪下。

电影的细节，因年代久远已经无法描述，只记得在充满烟味的大仓库里很闷热。我小小的年纪被挤得满身是汗，耐着性子熬过两个小时，看完了。我随着几位哥哥姐姐走出“电影院”，听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电影里的那些片段。可怜的花妮一家人，该死的地主老财。一位哥哥说，要杀掉地主一家为花妮家报仇。傍晚回家的路上，我跟在哥哥姐姐们后边一路小跑，继续听他们评价电影里的每一个人，其实他们的欣赏水平也不高。

一毛钱看了一场自己还不太懂的外国经典电影《卖花姑娘》，开了眼界，有点懵懂的理解，很值。电影虽然被翻译成了中文，不过，对于我这个小学生来说，还是太深奥了。歌曲，也是中国著名歌唱家朱逢博演唱的，我也听不懂。但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贯穿了首尾，听着听着不免让人心里难受起来。家喻户晓的《卖花姑娘》很经典，我直到长大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当年看的《卖花姑娘》这部电影是朝鲜领袖金日成编剧的。1930年金日成在中国东北以“五家子”的笔名创作的不朽作品，导演是其子金正日。伟人编剧，伟人导演，多么宏大的电影作品，一部朝鲜民族的血泪史和抗争史。

如今，这小区门口的卖花姑娘，也许家里是养花种草的专业户，也许是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也许是某个花店里的雇员。看着这卖花姑娘手拿鲜花叫卖声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当年的一毛钱看《卖花姑娘》的故事来，幸运自己当年邂逅一场世界著名电影。如今的一毛钱买不了啥商品了，我只想用一毛钱找回当年那贫瘠岁月里的一段故事，还有那激情燃烧的青涩本真的时代。经典的大片，怀旧的好素材，去传承美好的东西，不忘曾经的苦难。



吹喇叭孩子图 徐乐乐/绘

●琅琊书话●

## 浅谈俞礼云小说创作的艺术价值和特色(下)

□方玉峰

《花的密语》是俞礼云最近几年写出的一篇力作，也是俞礼云教育题材小说以外小说创作的一个大胆尝试。其实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新办公室窗台上不知是谁放上了一盆“鼠尾掌”，因为这盆鼠尾掌类似于男性的生殖器所以引起了以宝玲为首一帮女士的不满与反对，并且准备把这个大煞风景的“鼠尾掌”推下去。但却被市场部主管毛根制止，大家才知道这盆“鼠尾掌”是毛根放上来的。毛根强调说这盆“鼠尾掌”威武雄壮，巍然挺立，既是市场部的形象，也是市场部的图腾——因此不要往歪处想，大家要善待它。尽管女员工反对，但毛根依然坚持己见，使得原先准备把这盆鼠尾掌推下窗台的宝玲的设计成一场空。时间一久，许多也就习以为常了。但因为宝玲办公桌临近窗台，

平时那些那些男员工见到这盆形象丑陋引发人联想的“鼠尾掌”总是露出不怀好意的坏笑，宝玲还是深受其扰。尽管慑于毛根的权威，宝玲表面上隐忍，但是谁又猜得到宝玲私下里动作，每日用白开水摧毁之。原本以为这盆“鼠尾掌”在滚烫的白开水的浇灌下会慢慢枯萎，哪曾想这盆受尽虐待的“鼠尾掌”不仅没有枯萎反而盛开出喇叭形美丽妖娆黄色的花朵。结尾完全出乎预料。许春樵先生在为俞礼云《毕业留念》这本书作序中专门提到这篇《花的密语》，指出“鼠尾掌”是情色符号，权利的符号，同时也是暴力的符号，我非常认同这种观点。同时我认为，作者对小说意蕴的把握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对人物心理解剖也恰到好处，同时通篇采用隐喻的写作手法也是该小说的一大特色，不愧

为作者近期的一篇代表作。

俞礼云的小说不仅耐读，有味，而且人物形象丰满传神，令人玩味。他的小说《美丽的刀》中的让军、朱小油；《矩阵的秩》的马杆、儿子芽尖；《规定》中的癸永、局长老庄等等，所有的这些人物的形象而又传神，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你不仅会产生疑问，塑造如此众多的人物，俞礼云是怎么做到的？其实这就与作者细心留意观察思考生活有关。一个作家如果对生活缺少思考，那么手下的作品必定缺少深度，显得孤立而不丰满，这样的小说读起来就不会引起读者共鸣。同时俞礼云的小说语言也别具一格。“老直好几天没有一点笑声，中山服一点也不挺括了，扣子不知什么时候脱了一只，风把一边底襟吹得一掀一掀的，走路默默地，

谈不上有风度。”“夏天的日子慵慵懒懒的，无聊且无味。”“好看的月亮挂在天上，清清的月光把树枝树叶的影子写在墙上，真真切切的一幅水墨画。”“蚂蚁湾温柔的水带子似的远远地往东流去，通红的夕阳斜斜地射在蚂蚁湾宽阔的大地上。”诸如此样诗性的语言还有很多，着实为俞礼云的小说添色不少，因此也更耐读。顺带说一句，俞礼云也是天长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系列“蚂蚁湾小说”的首创者，他以蚂蚁湾为背景创作出十几篇反映皖东大地社会生活的精品小说。

我相信，俞礼云的《毕业留念》绝不是终点，他还会继续创作出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思想内容更加深邃，艺术手法更加趋于成熟的好作品来，我们翘首以盼。

